

国家安全战略

美利坚合众国

2025年11月



白宫

华盛顿

亲爱的美国同胞们：

过去九个月里，我们带领国家乃至世界从灾难边缘重获新生。经历四年软弱、极端主义和致命失败之后，本届政府以历史性的速度采取紧急行动，重振美国在国内外的力量，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戏剧性的转变。

时间内实现如此戏剧性的转变。

从我上任第一天起，我们就恢复了美国的主权边界，并部署美军阻止对我国的入侵。我们清除了武装部队中的激进性别意识形态和觉醒主义的疯狂思想，并开始投入1万亿美元加强军事建设。我们重建了我们的

我们建立了联盟，并促使盟友为共同防务作出更大贡献——包括北约国家作出历史性承诺，将国防开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提升至5%。我们释放美国能源生产潜力以重获独立，并实施历史性关税政策将关键产业迁回本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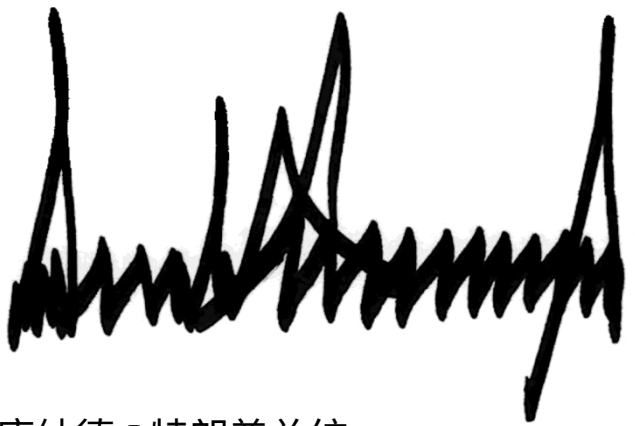
占GDP比重从2%提升至5%。我们释放美国能源生产潜力以重获独立，并通过历史性关税政策将关键产业带回本土。

在"午夜铁锤行动"中，我们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浓缩能力。我宣布在我国境内活动的毒品集团和残暴的外国帮派为外国恐怖组织。短短八个月内，我们平息了八场激烈冲突——包括柬埔寨与泰国、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巴基斯坦与印度、以色列与伊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争端，并结束了加沙战争，所有生还人质均已返回家园。

美国再次强大且备受尊重——正因如此，我们正在世界各地缔造和平。

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我们始终将美国置于首位。

以下是《国家安全战略》，旨在阐述并巩固我们取得的非凡成就。这份文件是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国家，并保持其作为地球上自由家园地位的路线图。在未来岁月里，我们将持续发展国家实力的各个维度——让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富裕、自由、伟大和强大。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Donald Trump', with a large, stylized initial 'D' and a long, sweeping horizontal stroke across the middle.

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

白宫

2025年11月

目录

I. 引言——何为美国战略？	1
1. 美国“战略”如何偏离正轨	1
2. 特朗普总统必要的、可喜的修正	2
II. 美国应追求什么？	3
1. 我们究竟想要什么？	3
2. 我们期望世界带来什么？	5
III. 美国实现这些愿望的可用手段是什么？	6
IV. 战略	8
1. 原则	8
2. 优先事项	11
3. 地区	15
A. 西半球	15
B. 亚洲	19
C. 欧洲	25
D. 中东	27
E. 非洲	29

I. 导言——何为美国战略？

1. 美国“战略”如何偏离正轨

为确保美国在未来数十年内继续保持世界最强、最富、最强大、最成功的国家地位，我国需要制定一套连贯、聚焦的对外战略。要实现这一目标，全体美国人必须明确我们究竟要做什么以及为何而做。

所谓“战略”，是阐明*目标与手段之间本质联系*的具体可行方案：它始于对期望成果的精准评估，并明确实现目标所需的现有工具或可切实创建的手段。

战略必须评估、筛选并设定优先级。并非每个国家、地区、议题或事业——无论其价值多高——都能成为美国战略的焦点。外交政策的宗旨在于保护核心国家利益；这正是本战略的唯一核心。

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战略存在诸多不足——它们往往沦为愿望清单或理想终态的罗列；未能*明确界定目标*，仅陈述模糊的空话；更常对国家应追求的目标产生误判。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自我催眠般地认定，美国对全球的永久统治符合我国的最大利益。然而，唯有当他国活动直接威胁到我国利益时，我们才应关注其事务。

我们的精英严重误判了美国人民对永久承担全球负担的意愿——这些负担在民众眼中与国家利益毫无关联。他们高估了美国同时维持庞大福利监管行政体系与庞大军事、外交、情报及对外援助体系的财力。他们对全球主义和所谓“自由贸易”押下极具误导性且破坏性的赌注，掏空了支撑美国经济与军事优势的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他们纵容盟友与伙伴将国防成本转嫁给美国人民，甚至屡屡将我们卷入那些

争议中，这些争议虽关乎他们自身核心利益，却与我们无关。他们将美国政策捆绑于国际机构网络，其中部分机构充斥赤裸裸的反美情绪，多数则奉行旨在瓦解国家主权的跨国主义。简言之，我们的精英阶层不仅追求根本不可取且无法实现的目标，更在过程中摧毁了达成目标的必要基础——支撑国家实力、财富与尊严的民族特质。

2. 特朗普总统的必要且可喜的修正

这一切本非必然。特朗普总统的首个任期已证明：只要领导层作出正确抉择，上述所有困境本可——也应当——避免，并能取得更多成就。他与团队成功调动美国强大实力，成功修正航向，开启国家新黄金时代。延续美国的发展轨迹，正是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及本文件的核心宗旨。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1) 美国应追求什么目标？2) 我们拥有哪些可用的手段来实现目标？3) 如何将目标与手段融合成切实可行的国家安全战略？

II. 美国应追求什么目标？

1. 我们整体追求什么？

首要目标是确保美国作为独立主权共和国的持续生存与安全——其政府应保障公民天赋自然权利，并将民众福祉与利益置于首位。

我们致力于保护这个国家、其人民、领土、经济和生活方式免受军事攻击及敌对外国势力的侵害，无论是间谍活动、掠夺性贸易行为、毒品与人口贩运、破坏性宣传及影响力行动、文化颠覆，还是任何其他威胁我国的行径。

我们要求对边境、移民体系及人员入境的交通网络——无论合法与否——实施全面管控。我们追求的不仅是“有序”的移民格局，更要让主权国家携手遏制而非助长破坏稳定的人口流动，并完全掌控接纳与拒绝的对象。

我们要求建设坚韧的国家基础设施，既能抵御自然灾害，又能抵抗并挫败外部威胁，并能预防或减轻任何可能危害美国人民或扰乱美国经济的事件。任何敌对势力或危险都不应使美国处于风险之中。

我们致力于招募、训练、装备并部署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杀伤力且技术最先进的军队，以保护我们的利益、遏制战争，并在必要时以最低伤亡代价迅速而果断地赢得战争。我们追求的军队中，每位军人皆以祖国为荣，对使命充满信心。

我们需要全球最强大、最可靠、最现代化的核威慑力量，并配备新一代导弹防御系统——包括为美国本土打造的“黄金穹顶”——以保护美国人民、海外资产及盟友。

我们追求全球最强劲、最具活力、最富创新精神且最先进的经济体。美国经济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石，它承诺并实现广泛而全面的繁荣，创造向上流动性，并奖励勤奋工

作。我们的经济也是美国全球地位的根基，更是军队不可或缺的支柱。

社会流动性，并奖励勤奋工作。我们的经济也是我们全球地位的基石，是我们军力的必要基础。

我们需要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基础。美国国力的根基在于拥有强大的工业部门，既能满足和平时期的生产需求，也能应对战时的生产需求。这不仅需要直接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更需要相关的国防生产能力。培育美国工业实力必须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高优先事项。

我们追求全球最强大、最高效、最具创新力的能源产业——它不仅要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更要成为美国领先的出口产业之一。

我们立志保持全球科技创新领先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发展。同时必须严防知识产权遭外国窃取。美国开拓进取的精神是维系经济主导权与军事优势的关键支柱，必须予以守护。

我们致力于维护美国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以此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积极影响力，促进国家利益。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坦然面对国家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同时尊重各国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治理体系。唯有坚信国家与生俱来的伟大与崇高品质，服务于美国真正国家利益的"软实力"方能真正发挥效力。

最后，我们渴望恢复并振兴美国的精神与文化健康，没有这种健康，长期安全便无从谈起。我们期待一个珍视历史荣光与英雄人物的美国，一个展望全新黄金时代的美国。我们渴望人民充满自豪、幸福与乐观，坚信他们将把国家留给下一代时，比他们接手时更加美好。我们渴望全民就业——无人置身事外——让每个公民都因深知自身工作对国家繁荣、个人与家庭福祉至关重要而心满意足。若没有越来越多坚实传统家庭培育健康子女，这一切都无从实现。

2. 我们对世界的期许是什么？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调动国家力量的全部资源。然而本战略的核心在于外交政策。美国的核心外交政策利益是什么？我们期望世界给予我们什么？

- 我们希望确保西半球保持足够的稳定和良好治理，以防止并遏制大规模移民涌入美国；我们希望西半球各国政府与我们合作打击毒枭恐怖分子、贩毒集团及其他跨国犯罪组织；我们希望西半球免受敌对外国势力入侵或控制关键资产，并支持关键供应链；我们还希望确保我们能够持续进入关键战略要地。换言之，我们将主张并执行《门罗主义》的"特朗普补充条款"；
- 我们要求遏制并扭转外国势力对美国经济的持续损害，同时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维护所有关键海运航道的航行自由，保障供应链安全可靠并确保关键物资的获取渠道；
- 我们支持盟友维护欧洲的自由与安全，同时重振欧洲文明的自信与西方身份认同；
- 我们致力于阻止敌对势力掌控中东地区及其油气资源，并确保其运输要道的战略安全，同时避免重蹈在该地区陷入高代价"永无休止的战争"的覆辙；
- 我们致力于确保美国技术和美国标准——尤其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计算领域——引领世界发展。

这些是美国的核心、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虽然我们还有其他利益，但这些利益是我们必须优先关注的，忽视或轻视它们将危及我们自身。

III. 美国拥有哪些可利用的手段来实现目标？

美国仍占据全球最令人艳羡的地位，拥有世界领先的资产、资源和优势，包括：

- 仍具灵活性的政治体系，可及时调整航向；
- 全球最大且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既能创造可用于战略投资的财富，又能对渴望进入我们市场的国家形成影响力；
- 全球领先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包括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 全球最先进、最具创新力且盈利能力最强的科技产业，支撑着我国经济，赋予军队质的优势，并增强我们的全球影响力；
- 全球最强大、最精锐的军事力量；
- 覆盖全球战略要地的广泛同盟网络，涵盖条约盟友及合作伙伴；
-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西半球无任何竞争大国占据物理优势，边境无军事入侵风险，与其他大国隔着广阔海洋；
- 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与文化影响力；以及
- 美国人民的勇气、意志力与爱国情怀。

此外，通过特朗普总统强有力的国内议程，美国正在：

- 重塑能力至上的文化，铲除所谓"DEI"及其他损害制度根基、阻碍发展的歧视性与反竞争行为；
- 将释放庞大能源生产能力作为战略重点，以推动增长与创新，并巩固重建中产阶级；
- 重振工业经济，进一步扶持中产阶级，掌控自主供应链与生产能力；

- 通过历史性减税与放松管制措施，让公民重获经济自由，使美国成为商业投资的首选之地；
- 投资新兴技术与基础科学，确保子孙后代延续繁荣、保持竞争优势并维持军事霸权。

该战略的目标是将所有这些世界领先的资产及其他资源整合起来，以增强美国的力量和优势地位，使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IV. 战略

1. 原则

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务实而不"实用主义"，现实而不"现实主义"，坚持原则而不"理想主义"，强硬而不"鹰派"，克制而不"鸽派"。它不以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为基础，首要动机是为美国谋福祉——简言之，就是"美国优先"。

特朗普总统已确立其"和平总统"的历史地位。除首任期内缔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亚伯拉罕协议》外，他在第二任期短短八个月内更凭借卓越的谈判才能，在全球八场冲突中促成史无前例的和平。他促成柬埔寨与泰国、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巴基斯坦与印度、以色列与伊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达成和平协议，并终结加沙战争使所有生还人质重返亲人怀抱。

在地区冲突升级为拖垮整个大陆的全球性战争之前予以遏制，值得最高统帅关注，也是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战争蔓延至我们家门口，对美国利益有害无益。特朗普总统运用非常规外交手段、美国军事实力和经济杠杆，精准扑灭核武国家间的分裂火苗，以及由数百年仇恨引发的暴力战争。

特朗普总统已证明，美国外交、国防和情报政策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聚焦国家利益的界定**——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历届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往往试图扩大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致使几乎所有议题和行动都被纳入其范畴。但面面俱到终将导致无所侧重。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方应是我们的关注焦点。
- **以实力求和平**——实力是最佳威慑手段。当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受到足够威慑而不敢威胁美国利益时，便不会采取行动。

因此，实力还能使我们实现和平，因为尊重我们实力的各方往往寻求我们的帮助，并乐于接受我们为了解决冲突、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因此，美国必须保持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发展最先进的技术，增强社会文化健康水平，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 **不干涉主义倾向**——美国开国先贤在《独立宣言》中明确倾向于不干涉他国内政，并阐明其依据：正如所有人类都拥有上帝赋予的平等自然权利，所有国家也依据“自然法则与自然之神的法则”，在彼此关系中享有“独立平等的地位”。对于像我国这样利益多元复杂的国家，僵化奉行不干涉主义实不可行。但这种倾向性应为正当干预设定高标准门槛。
- **灵活现实主义**——美国政策将在与他国交往中，对可实现目标与理想诉求保持现实态度。我们寻求与世界各国建立良好关系及和平的商业往来，但不会强加与对方传统历史相悖的民主或其他社会变革。我们承认并强调：依据此类现实评估行事，或与政体社会形态迥异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绝非自相矛盾或虚伪之举——即便在推动志同道合的伙伴恪守共同准则、从而促进我方利益时亦然。
- **国家至上**——民族国家是并将继续是世界最基本的政治单元。所有国家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捍卫主权是自然而正当的。当各国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时，世界才能运转得最好。美国将优先考虑自身利益，并在与他国交往中鼓励它们同样优先考虑本国利益。我们捍卫国家主权权利，反对最具侵入性的跨国组织侵蚀主权的行爲，并主张改革这些机构，使其助力而非阻碍国家主权，并促进美国利益。

- **主权与尊重**——美国将毫不妥协地捍卫自身主权。这包括：阻止跨国及国际组织侵蚀主权；抵制外国势力或实体审查言论、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企图；拒绝游说和影响力行动操纵政策或卷入外国冲突；杜绝利用移民体系在国内建立效忠外国利益的投票集团。

美国将在世界舞台上自主规划发展道路，不受外部干涉地决定自身命运。

- **力量平衡**——美国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威胁到我们的利益。我们将与盟友和伙伴合作，维护全球和区域的力量平衡，防止出现霸权对手。美国既 ~~拒绝~~ 追求全球霸权的错误理念，也必须 ~~阻止~~ 他国实现全球性乃至某些区域性的霸权。这并非意味着要耗费血汗财富来遏制所有大国与中等强国的影响力。大国因其规模、财富与实力而具有超常影响力，乃是国际关系中永恒的真理。面对威胁共同利益的野心，我们有时需要联合伙伴予以遏制。
- **亲美工人**——美国政策将优先保障本国工人权益，而非仅追求经济增长。我们必须重建一个繁荣基础广泛、惠及全民的经济体系，而非让财富集中于顶层阶层，或局限于特定产业及少数地区。
- **公平**——从军事同盟到贸易关系乃至更广泛领域，美国将坚持要求各国给予公平对待。我们不再容忍、也无力承受搭便车行为、贸易失衡、掠夺性经济行为及其他损害我国历史积淀的善意的行径。正如我们期望盟友富强有力，盟友也应认识到，美国保持富强有力同样符合其自身利益。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期待盟友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以确保其自身安全。

善意。正如我们希望盟友富强有力，盟友也必须认识到，美国保持富强有力符合他们的利益。特别是，我们期待盟友大幅提高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开始弥补数十年来美国承担过多开支所造成的巨大失衡。

- **能力与功绩**——美国繁荣与安全取决于能力的培养与提拔。能力与功绩是我们最伟大的文明优势：当最优秀的美利坚子民获得聘用、晋升与嘉奖时，创新与繁荣便随之而来。若能力遭到摧毁或系统性打压，从基础设施到国家安全，从教育到科研——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复杂体系都将瘫痪。若功绩被扼杀，美国在科技、工业、国防与创新领域的历史性优势将荡然无存。那些企图以特定群体身份取代能力与功绩的激进意识形态若得逞，将使美国面目全非且丧失自卫能力。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纵容精英治国理念沦为借口，以"全球人才"之名向世界敞开美国劳动力市场，从而损害美国工人利益。在每一项原则与行动中，美国和美国人民必须永远处于首位。

2. 优先事项

- **大规模移民时代已终结**——一个国家接纳多少移民、接纳哪些移民、接纳自何处移民，必然决定着该国的未来走向。任何自认为拥有主权的国家，都有权也有责任定义自己的未来。纵观历史，主权国家始终禁止不受控制的移民潮，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授予外国人公民身份，且要求其满足严苛的标准。过去数十年的西方经验印证了这一永恒智慧。在全球各国，大规模移民已导致国内资源紧张、暴力犯罪激增、社会凝聚力削弱、劳动力市场扭曲，并危及国家安全。大规模移民时代必须终结。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我们必须保护国家免遭入侵，不仅要防范失控的移民潮，更要抵御恐怖主义、毒品走私、间谍活动及人口贩卖等跨境威胁。由美国政府依据人民意志实施管控的边境，是维系美国作为主权共和国生存的根本保障。

- **核心权利与自由的保护**——美国政府的宗旨在于保障美国公民天赋的自然权利。为此，美国政府各部门及机构被赋予了强大的权力。无论以"去极端化"、"捍卫民主"还是其他任何借口为名，这些权力绝不可被滥用。当权力遭滥用时，施暴者必须承担责任。尤其言论自由、宗教与良心自由、以及选择并引导共同政府的权利，作为核心权利绝不可被侵犯。对于认同或声称认同这些原则的国家，美国将坚定倡导其恪守原则的字面与精神内涵。我们将反对欧洲、英语圈及民主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盟国中——由精英阶层主导、反民主的核心自由限制措施。
- **分担责任与转移负担**——美国像阿特拉斯般支撑整个世界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的众多盟友和伙伴中，有数十个富裕且成熟的国家，它们必须承担起本地区的主要责任，并为我们的集体防务作出更大贡献。特朗普总统通过《海牙承诺》确立了新的全球标准，该承诺要求北约国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我们的北约盟友已予以认可并必须履行。延续特朗普总统要求盟友承担地区主责的方针，美国将构建负担分担网络，由我国政府担任召集者和支持者。此举既确保责任共担，又使各项努力获得更广泛的合法性。该模式将建立有针对性的伙伴关系，运用经济工具协调激励机制，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分担重负，并坚持推进锚定长期稳定的改革。这种战略清晰度将使美国能够高效应对敌对和颠覆性影响，同时避免过去因过度扩张和分散精力而导致的努力受挫。美国将随时准备帮助那些愿意为本地区安全承担更多责任并使其出口管制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国家——可能通过在商业事务、技术共享和国防采购方面给予更优惠待遇来实现。

- **通过和平实现重组**——遵循总统指示寻求和平协议，即便在与核心利益关联度较低的地区和国家，也是增强稳定性、强化美国全球影响力、引导各国及地区向我方利益靠拢、开拓新市场的有效途径。所需资源归根结底在于总统外交，而唯有卓越领导才能使我们伟大的国家践行此道。其回报——终结长期冲突、挽救生命、结交新盟友——将远超投入的相对有限的时间与精力。
- **经济安全**——最后，鉴于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我们将着力强化美国经济，重点包括：
 - **贸易平衡**——美国将优先重塑贸易关系，削减贸易逆差，反对出口壁垒，终结损害美国产业和劳动者的倾销及其他反竞争行为。我们寻求与愿与我互利互敬的国家达成公平互惠的贸易协议。但我们的首要考量必须是本国工人、本国产业和本国国家安全。
 - **保障关键供应链与物资的获取渠道**——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共和国初创时期所言，美国绝不能在国防或经济所需的核心组件（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再到成品）上依赖任何外部势力。我们必须重新确保自主获取所需物资的独立可靠渠道，以捍卫国家安全并守护我们的生活方式。这要求我们在扩大美国关键矿产与物资获取渠道的同时，抵御掠夺性经济行为。此外，情报界将密切监控全球**关键供应链及技术发展动态**，以识别并缓解对美国安全与繁荣的潜在威胁。

掠夺性经济行为。此外，情报界将监控全球关键供应链与技术进展，确保我们洞悉并化解威胁美国安全与繁荣的脆弱环节与风险。

 - **再工业化**——未来属于制造者。

美国将重振工业经济，推动工业生产“回岸”，重点吸引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促进本国经济与劳动力发展。

将定义未来的产业领域。我们将通过战略性关税政策和新技术的运用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政策和技术将促进全国各地区工业生产的普及，提升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并确保我国不再依赖任何现有或潜在的对手来获取关键产品或零部件。

- **振兴国防工业基础**——没有强大而高效的国防工业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强大而高效的军队。近期冲突中暴露出的巨大差距——廉价无人机和导弹与防御它们所需的高价系统之间的差距——已充分揭示我们亟需变革与适应。美国需要全国动员起来，以低成本创新强大防御体系，大规模生产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系统和弹药，并将国防工业供应链重新迁回本土。尤其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为作战部队提供全谱作战能力——从能压制多数敌人的低成本武器，到应对复杂敌人的高端尖端系统。为实现特朗普总统“以实力求和平”的愿景，我们必须加速推进。同时将推动所有盟友伙伴重振工业基础，以强化集体防御体系。
- **能源主导地位**——恢复美国在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核能领域的能源主导地位，并将关键能源组件生产回流国内，是首要战略要务。廉价且充足的能源将在美国创造高薪就业岗位，降低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推动再工业化进程，并助力我们在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领域保持优势。扩大净能源出口将深化与盟友关系，同时削弱对手影响力，保障我们捍卫国土的能力，并在必要时和必要地点实现力量投射。我们坚决反对那些给欧洲造成巨大伤害、威胁美国并补贴对手的灾难性“气候变化”和“净零排放”意识形态。
- **维护并扩大美国金融领域主导地位**——美国拥有全球领先的金融与资本市场，这些市场是美国影响力的支柱，为决策者提供了推进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重要杠杆与工具。但我们的领导地位绝非理所当然。要保持并

扩大主导地位，必须充分发挥动态自由市场体系和全球金融市场领导作用，这些市场使决策者能够运用重要杠杆和工具推进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但

市场，这些市场是美国影响力的支柱，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推进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重要杠杆和工具。但我们的领导地位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维护和扩大我们的主导地位需要利用我们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体系以及我们在数字金融和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我们的市场继续保持最活跃、最流动、最安全，并保持世界羡慕的地位。

3. 区域布局

此类文件惯于罗列全球所有地区与议题，因担心遗漏即构成盲区或冷落。结果导致文件臃肿失焦——这恰恰违背战略文件的本质。

聚焦与优先排序即是抉择——承认并非所有事物对所有人而言都具有同等重要性。这绝**非**宣称任何民族、地区或国家本质上无关紧要。美国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是历史上最慷慨的国家——但我们无法对全球每个地区、每个问题都给予同等关注。

国家安全政策的宗旨在于守护核心国益——某些优先事项超越地域边界。例如，在次要地区发生的恐怖活动可能迫使我们紧急介入。但由此推论出需持续关注边境地带，实属谬误。

A. 西半球：特朗普版门罗主义

历经多年忽视后，美国将重申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并保护我们的本土及在该地区关键地理区域的通道。我们将阻止非西半球竞争者在本区域部署军事力量或其他威胁性能力，或掌控战略要地。这项《门罗主义》的"特朗普补充条款"是恢复美国实力与优先事项的明智之举，符合美国安全利益。

我们在西半球的目标可概括为"招募与拓展"。我们将联合西半球现有盟友，共同管控移民潮、遏制毒品走私、强化陆海稳定与安全。我们将通过培育和巩固新伙伴关系实现拓展，同时提升我国作为西半球首选经济与安全伙伴的吸引力。

招募

美国政策应着力争取区域内具有领导力的国家，使其协助建立可维持的区域稳定，其影响力甚至可延伸至伙伴国边界之外。这些国家将协助我们遏制非法移民及破坏稳定的移民潮，瓦解贩毒集团，发展近岸制造业，培育本土私营经济等。我们将奖励并鼓励那些与我方原则和战略基本一致的地区政府、政党及运动组织。但我们绝不能忽视那些虽持不同立场却与我方利益相通、愿与我方合作的政府。

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在西半球军事部署。这意味着四个明确方向：

- 调整全球军事部署，重点应对西半球迫在眉睫的威胁——特别是本战略明确的任務——同时撤出那些近几十年来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已然下降的战场；
- 更合理部署海岸警卫队与海军力量，以控制海上航线、遏制非法移民及其他不受欢迎的移民活动、减少人口贩运与毒品走私，并在危机时期掌控关键中转路线；
- 实施定向部署以巩固边境防线并打击贩毒集团，必要时动用致命武力，取代过去数十年仅依靠执法的失败策略；以及
- 在战略要地建立或扩大通行权。

美国将优先推进商业外交，以关税和互惠贸易协定为有力工具，强化本国经济与产业。目标在于促使伙伴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同时让经济更强劲、更成熟的美洲地区成为对美国商业和投资日益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强化本半球关键供应链将降低依赖性并提升美国经济韧性。美方与伙伴间建立的联动机制将实现互利共赢，同时阻碍非西半球竞争者扩大区域影响力。即便优先推进商业外交，我们仍将着力巩固安全伙伴关系——涵盖武器销售、情报共享及联合演习等领域。

扩展

在深化与美国现有友好国家伙伴关系的同时，我们必须拓展在该地区的合作网络。我们要让其他国家视我们为首选伙伴，并将（通过多种方式）阻止它们与其他国家合作。

西半球蕴藏着众多战略资源，美国应与区域盟友携手开发，使邻国及我国共同繁荣。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立即启动强有力的跨部门协作机制，由情报机构分析部门提供支持，要求各机构识别西半球战略要点与资源，以期在保护这些资源的同时与区域伙伴共同开发。

非西半球竞争者已大举渗透本地区，既损害我方当前经济利益，更可能在未来造成战略危害。放任这些侵蚀行为而不予有力反击，是美国近几十年来又一重大战略失误。

美国必须在西半球保持领先地位，这是保障我国安全与繁荣的前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该地区需要时自信地展现自身实力。我们的同盟条款及各类援助条件，都必须以削弱外部敌对势力影响为前提——从军事设施、港口及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到广义定义的战略资产收购，皆应纳入考量。

鉴于某些拉丁美洲政府与特定外国势力存在政治联盟，部分外部影响将难以逆转。然而许多政府并非基于意识形态与外国势力结盟，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包括低成本

和更少的监管障碍。美国通过具体揭示所谓“低成本”外国援助中暗藏的诸多隐性代价——包括间谍活动、网络安全风险、债务陷阱等——在西半球成功削弱了外部影响。我们应加速推进这些努力，包括利用美国在金融和技术领域的优势，促使各国拒绝此类援助。

在西半球乃至全球范围内，美国应明确表明：从长远看，美国商品、服务和技术是更优选择，因其品质更高且不附带他国援助式的附加条件。同时，我们将改革本国体系以加快审批许可流程——再次强调，这正是为了使美国成为首选合作伙伴。各国面临的选择在于：是选择生活在美国主导的主权国家与自由经济体系构成的世界，还是选择生活在受地球另一端国家影响的平行世界。

所有在该地区工作或负责该地区事务的美国官员，必须全面掌握外部有害影响的全貌，同时对伙伴国家施加压力并提供激励，以守护我们的西半球。

成功守护我们的半球也需要美国政府与美国私营部门加强协作。所有驻外使馆都必须关注所在国的重要商业机遇，特别是重大政府合同。每位与这些国家接触的美国政府官员都应明白，协助美国企业竞争并取得成功是其职责所在。

美国政府将为本地区美国企业识别战略性收购与投资机遇，并将这些机遇提交至所有政府融资项目进行评估，包括但不限于国务院、战争部、能源部、小企业管理局、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进出口银行及千年挑战公司等机构。我们还应与区域政府及企业合作，建设可扩展且具有韧性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关键矿产资源获取渠道，并强化现有及未来的网络通信系统——这些系统应充分利用美国在加密技术和安全领域的优势。

加密与安全技术优势。上述美国政府机构应为海外采购美国商品的部分成本提供融资支持。

美国还必须抵制并扭转那些损害美国企业利益的措施，例如定向征税、不公平监管和财产征用。我们的协议条款——特别是与那些最依赖我们、因而我们对其最具影响力国家的协议——必须确保美国企业获得独家供应权。与此同时，我们应全力推动将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外国公司逐出市场。

B. 亚洲：赢得经济未来，避免军事对抗

以强势姿态引领

特朗普总统单枪匹马地扭转了美国三十多年来对中国的一系列错误认知：即通过向中国开放市场、鼓励美国企业对华投资、将制造业外包至中国，就能推动中国融入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中国在致富强国后，便利用其财富与实力获取了巨大优势。历经两党四届政府更迭，美国精英阶层要么甘当中国战略的帮凶，要么对此视而不见。

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印度太平洋地区已贡献全球近半数GDP；按名义GDP计算，其占比达三分之一。这一份额在21世纪必将持续增长。这意味着该地区不仅是当下，更将成为下个世纪至关重要的经济与地缘政治角逐场。要实现国内繁荣，我们必须在此区域成功竞争——而我们正在做到。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10月的出访行程中签署了多项重大协议，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在商业、文化、科技和国防领域的强大纽带，并重申了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美国拥有强大的优势——世界最强劲的经济体和军事力量、领先全球的创新能力、无与伦比的“软实力”，以及惠及盟友伙伴的历史传统——这些优势使我们能够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特朗普总统正在印太地区建立联盟、巩固伙伴关系，这些关系将成为未来长期安全与繁荣的基石。

经济：终极赌注

自1979年中国经济重新向世界开放以来，中美两国的商业关系始终存在根本性失衡。最初作为成熟富裕经济体与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的双边关系，如今已演变为近乎对等的伙伴关系——尽管直至最近，美国的立场仍根植于过往的认知框架。

面对2017年启动的美国关税政策调整，中国通过强化供应链控制力作出回应，尤其在未来数十年最重要的经济战场——全球中低收入国家（即人均GDP13800美元以下国家）中巩固了优势。2020至2024年间，中国对低收入国家出口额翻倍。美国通过墨西哥等十余国的中间商及中资工厂间接进口中国商品。当前中国对低收入国家的出口额已达对美出口的近四倍。2017年特朗普总统初任时，中国对美出口占其GDP比重为4%，此后降至略超2%。但中国仍通过其他代理国持续向美国出口。

未来我们将重塑中美经济关系，以互惠公平为优先原则，重振美国经济自主性。对华贸易应保持平衡，聚焦非敏感领域。若美国能保持增长轨迹——并在维持与北京真正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保持这种增长——我们的经济规模应能从2025年的30万亿美元迈向2030年代的40万亿美元，使我国处于令人艳羡的地位，持续保持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为长期经济活力奠定基础。

重要的是，这必须伴随着对威慑力的持续强化，以防止印太地区爆发战争。这种综合策略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强大的美国威慑力为更具纪律性的经济行动创造空间，而更具纪律性的经济行动则能为美国提供更多资源，以长期维持威慑力。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美国必须保护本国经济 and 人民免受任何国家或来源的侵害。这意味着必须终止（包括但不限于）：

- 掠夺性、国家主导的补贴与产业战略；
- 不公平贸易行为；
- 摧毁就业岗位与导致去工业化；
- 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和工业间谍活动；
- 威胁美国供应链的行为——这些行为危及美国获取关键资源（包括矿物和稀土元素）的渠道；
- 向美国出口助长阿片类药物危机的芬太尼前体；以及
- 宣传、影响力行动及其他形式的文化颠覆活动。

其次，美国必须与条约盟友及伙伴携手——这些伙伴共同为我国30万亿美元的国民经济增添了35万亿美元的经济实力（合计构成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以抵制掠夺性经济行为，并运用我们的联合经济实力维护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确保盟国经济不沦为任何竞争对手的附庸。我们必须持续深化与印度的商业（及其他）关系，鼓励新德里为印太安全作出贡献，包括通过与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四方机制”）的持续合作。此外，我们将推动盟友与伙伴的行动与共同利益保持一致，防止任何单一竞争国家形成霸权。

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加大科研投入，以维护并提升我们在尖端军事及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优势，重点布局美国最具优势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水下、太空和核技术，以及将决定未来军事力量格局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自主系统等前沿技术，同时确保为这些领域提供充足的能源支持。

此外，美国政府与美国私营部门的关键合作关系有助于持续监控对美国网络（包括关

键基础设施）的威胁。这反过来使美国政府能够实时发现威胁、追溯来源并作出响应（即网络防御和

进攻性网络行动），同时保护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并增强美国科技行业的韧性。

提升这些能力还需大幅放松管制，以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激发创新活力并扩大美国自然资源的获取渠道。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致力于恢复有利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平衡。

除维持经济优势地位并整合盟友体系形成经济集团外，美国还需在未来数十年全球经济增长主力国开展强有力的外交及私营部门主导的经济合作。

美国优先外交旨在重塑全球贸易关系平衡。我们已向盟友明确表明，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我们必须鼓励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国家采取贸易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向家庭消费转型，因为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无法独自消化中国庞大的过剩产能。欧洲和亚洲的出口国也可将中等收入国家视为有限但不断增长的出口市场。

中国国有主导企业擅长建设实体与数字基础设施，其贸易顺差中约1.3万亿美元已转化为对贸易伙伴的贷款。美国及其盟友虽尚未制定更遑论执行针对所谓“全球南方”的联合计划，但共同掌握着巨大资源。欧洲、日本、韩国等国持有7万亿美元净外国资产。包括多边开发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总资产达1.5万亿美元。尽管任务范围扩张削弱了部分机构效能，本届政府正致力于运用领导地位推动改革，确保这些机构服务美国利益。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之处——我们的开放、透明、可信赖、对自由与创新的承诺以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继续使我们成为全球首选的合作伙伴。美国在世界所需的关键技术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应向合作伙伴提供一系列诱因——例如高水平的技术合作、国防采购以及进入我们资本市场的机会——这些都将使决策有利于我们。

合作、国防采购、资本市场准入等——促使决策向我方倾斜。

特朗普总统2025年5月对波斯湾国家的国事访问彰显了美国科技的实力与吸引力。此行总统赢得了海湾国家对美国尖端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深化了双方伙伴关系。美国同样应争取欧洲及亚洲盟友与伙伴（包括印度）的支持，巩固并提升我们在西半球及中东地区的共同立场。

海湾国家支持美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深化了我们的伙伴关系。美国应采取类似策略，争取欧洲和亚洲盟友及伙伴（包括印度）的支持，巩固并提升我们在西半球及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共同立场。我们应组建联盟，利用金融与技术领域的比较优势，与合作国家共同开拓出口市场。美国的经济伙伴不应再指望通过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从美国获利，而应通过与战略协调挂钩的管控合作以及获得美国长期投资来追求增长。

凭借全球最深厚高效的资本市场，美国可协助低收入国家发展本土资本市场，并使其货币更紧密地与美元挂钩，从而确保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未来地位。

我们的最大优势依然在于政府体制和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我们不能认为这种优势会自动占上风。因此，国家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遏制军事威胁

从长远来看，保持美国经济和技术优势是遏制和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最可靠途径。

保持有利的常规军事平衡仍是战略竞争的关键要素。台湾问题备受关注实属合理，部分缘于其主导半导体生产，但更重要的是台湾可直接通往第二岛链，并将东北亚与东南亚分割为两个独立战区。鉴于全球三分之一的航运量每年通过南海，这对于美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美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通过维持军事优势来遏制台湾地区冲突是首要任务。

我们还将坚持对台长期宣示政策，即美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

。

我们将打造一支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区域遏制侵略的军队。但美军不能也不应独自承担这项任务。

我们的盟友必须挺身而出，在集体防务方面投入更多资源——更重要的是 *切实行动*。美国外交努力应聚焦于敦促第一岛链盟友及伙伴：允许美军更广泛使用其港口及其他设施，增加本国防务开支，最重要的是投资于遏制侵略的能力建设。这将使第一岛链沿线的海域安全问题形成联动，同时强化

美方及盟友阻止任何企图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或阻止任何可能导致我方防御台湾变得不可能的、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力量平衡局面。

另一相关安全挑战在于任何竞争者可能控制南海。这将使潜在敌对势力得以对全球最关键的商贸航道之一实施收费制度，或更甚者可随意封锁与开放该航道。这两种局面都将损害美国经济及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措施，配合必要的威慑手段，确保这些航道畅通无阻、免于“过路费”桎梏，且不受单一国家任意封锁。这不仅需要加大对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的投入，更需与所有可能受此问题影响的国家（从印度到日本乃至更远地区）开展强有力的合作。

鉴于特朗普总统坚持要求日本和韩国分担更多责任，我们必须敦促这些国家增加国防开支，重点提升威慑对手、保护第一岛链所需的能力——包括新型能力。我们将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同时在处理台湾和澳大利亚事务时，继续坚持要求增加国防开支的坚定立场。

预防冲突需要在印太地区保持警惕态势，重振国防工业基础，加大本国及盟友伙伴的军事投入，并在长期经济技术竞争中保持优势。

C. 重振欧洲雄风

美国官员习惯于将欧洲问题归结为军费不足与经济停滞。此说虽有道理，但欧洲的真正困境更为深层。

欧洲大陆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持续萎缩——从1990年的25%降至如今的14%——部分源于削弱创造力与勤奋精神的国家及跨国法规。

但这种经济衰退却被更严峻的文明消亡前景所掩盖。欧洲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欧盟及其他跨国机构削弱政治自由与主权的行爲、改变大陆格局并引发冲突的移民政策、对言论自由的审查与对政治反对派的压制、出生率急剧下降，以及民族认同感与自信心的丧失。

若当前趋势持续，二十年内欧洲大陆将面目全非。因此，某些欧洲国家能否凭借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维持可靠盟友地位，远非明朗之事。这些国家中，许多正加倍押注于现有道路。我们期待欧洲保持欧洲特色，重拾文明自信，摒弃其失败的监管窒息政策。

这种自信缺失在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除核武器外，欧洲盟国在几乎所有维度都对俄拥有显著硬实力优势。但俄乌战争导致欧俄关系严重恶化，许多欧洲人视俄罗斯为生存威胁。管理欧俄关系需要美国深度外交介入，既要重建欧亚大陆的战略稳定环境，也要降低俄欧国家间冲突风险。

推动乌克兰战事迅速停火符合美国核心利益，这将稳定欧洲经济、防止战争意外升级或扩大、重建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并为战后乌克兰重建创造条件，使其作为可行国家得以存续。

乌克兰战争产生了反常效应，加剧了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外部依赖性。如今德国化工企业正利用本国无法获取的俄罗斯天然气，在中国建造全球规模最大的加工厂。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官员的立场产生分歧，后者对这场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却坐镇于不稳定的少数派政府中——这些政府往往践踏民主基本原则以压制反对派。尽管欧洲多数民众渴望和平，但这一诉求未能转化为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政府对民主进程的破坏。这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之所以如此重视欧洲，正是因为欧洲各国若深陷政治危机便难以自我改革。

然而欧洲在战略和文化层面仍对美国至关重要。跨大西洋贸易始终是全球经济和美国繁荣的支柱之一。从制造业到科技再到能源，欧洲产业仍属全球最富活力的领域。欧洲孕育着尖端科学研究和世界领先的文化机构。我们不仅不能放弃欧洲——此举将与本战略目标背道而驰。

美国外交应继续捍卫真正的民主、言论自由，并毫无保留地颂扬欧洲各国的独特气质与历史传承。美国鼓励欧洲政治盟友推动这场精神复兴，而欧洲爱国政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确实令人充满乐观。

我们的目标应是协助欧洲修正当前发展轨迹。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欧洲共同应对竞争挑战，并携手阻止任何对手主导欧洲。

美国对欧洲大陆怀有深厚情感纽带——当然也包括英国和爱尔兰。这些国家的特质具有战略意义，因为我们需要富有创造力、能力出众、自信果敢的民主盟友来建立稳定安全的环境。我们愿与志同道合的国家携手，共同重振昔日荣光。

从长远来看，某些北约成员国在最迟几十年内出现非欧洲裔人口占多数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因此，这些国家是否会像签署北约宪章的国家那样看待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仍是未知数。

我们对欧洲的总体政策应优先考虑：

- 重建欧洲内部稳定环境及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
- 使欧洲能够自立，作为一组协调一致的主权国家运作，包括承担自身防务的主要责任，不受任何敌对势力的支配；
- 在欧洲各国内部培育对当前发展轨迹的抵抗力量；
- 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欧洲市场，确保美国工人和企业获得公平待遇；
- 通过商业联系、武器销售、政治协作以及文化教育交流，建设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健康国家；
- 消除北约作为永续扩张联盟的认知，并防止其成为现实；以及
- 鼓励欧洲采取行动，打击重商主义过剩产能、技术窃取、网络间谍活动及其他敌对经济行为。

D. 中东：转移负担，构建和平

至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将中东置于所有地区之上。原因显而易见：中东曾是数十年来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是超级大国角逐的主要战场，且冲突频发，随时可能蔓延至更广阔的世界乃至美国本土。

如今，上述三大动因至少有两项已不复存在。能源供应来源大幅多元化，美国再度成为净能源出口国。超级大国竞争已让位于大国博弈，其中美国仍占据最令人艳羡的地位——特朗普总统成功重振海湾地区盟友关系、巩固其他阿拉伯伙伴及以色列的盟友体系，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优势。

成功重振了我们在海湾地区、其他阿拉伯伙伴以及以色列的联盟关系。

冲突仍是中东最棘手的动因，但当前局势远比头条新闻呈现的更为缓和。作为地区主要破坏稳定力量的伊朗，自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采取行动后实力大幅削弱，而特朗普总统2025年6月发起的“午夜锤行动”更重创了伊朗核计划。巴以冲突虽仍棘手，但得益于特朗普总统促成的停火协议与人质释放，实现持久和平的进程已取得进展。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已被削弱或退出。叙利亚虽仍存隐患，但在美、阿、以、土四国支持下有望实现稳定，重拾其作为地区积极核心力量的应有地位。

随着本届政府撤销或放宽限制性能源政策，美国能源产量持续攀升，美国历史上聚焦中东的战略动因将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该地区将日益成为国际投资的来源地与目的地，且投资领域将远超石油天然气行业——涵盖核能、人工智能及国防技术等领域。我们还可与中东伙伴携手推进其他经济利益，从保障供应链安全到拓展非洲等地区友好开放市场的开发机遇。

中东伙伴正展现出打击极端主义的决心，美国政策应持续鼓励这一趋势。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摒弃美国错误的干涉主义实验——尤其不要再胁迫海湾君主国放弃其传统和历史性的政府形式。我们应当鼓励并赞赏自发产生的改革，而非强行干预。与中东建立成功关系的关键，在于接受该地区及其领导者与国家的现状，同时在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

美国的核心利益始终在于：确保海湾能源供应不落入公然敌对势力之手，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维持红海航行自由，防止该地区成为针对美国利益或本土的恐怖主义温床与输出地，并保障以色列的安全。我们能够也必须从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应对这一威胁。

无需再进行数十年的徒劳无功的"国家建设"战争。我们同样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即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覆盖该地区更多国家以及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国家。

但值得庆幸的是，中东问题主导美国外交政策长期规划与日常执行的时代已经终结——并非因为中东不再重要，而是它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持续的刺激源和潜在的灾难根源。相反，该地区正逐渐成为伙伴关系、友谊与投资的沃土——这一趋势值得欢迎和鼓励。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在沙姆沙伊赫成功凝聚阿拉伯世界追求和平与关系正常化的力量，将使美国终于能够优先考虑自身利益。

E. 非洲

长期以来，美国对非政策始终聚焦于输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继而推动其扩散。美国应当转变思路，选择性地与特定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以缓解冲突、培育互利贸易关系，实现从对外援助模式向投资增长模式的转型，从而有效开发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潜在经济实力。

参与机会可包括：就持续冲突（如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苏丹）谈判达成和解，预防新冲突（如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以及调整援助与投资策略（如《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我们必须警惕非洲部分地区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的卷土重来，同时避免任何长期驻军或承诺。

美国应将与非洲的关系从以援助为中心转向以贸易和投资为中心，优先与那些有能力、可靠且致力于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在非洲投资的当务之急且有望获得良好回报的领域包括能源行业和关键矿产开发。

发展美国支持的核能、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技术，既能为美国企业创造利润，也有助于我们在关键矿产及其他资源的竞争中占据优势。